

血族

邪瞳

Xiezhu
Xietong

下

北棠
著

THE
WORKS

尔虞我诈，
云涌风起，
五行纷争，
七国战乱，
一啸万兽奔腾，
一舞九龙长吟，
且看她邪瞳治世，
压五行，
平七国，
纵横九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血族

北棠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四十二章

清水楼阁

清水楼阁。

碧蓝色的城池，在金色的太阳下反射出美丽的光泽，犹如蓝色水晶打造的城池，异常美丽诱人，正是中午时分，入城的人并不多，稀疏的人群走过那扇高大的宝蓝色城门，走入那座海底宫殿一般的美丽城池。

和源曙城以及落羽弘城相比，清水楼阁显得更加安静而美丽，白色的地砖，海蓝色水月石搭建的建筑，即使在炎炎夏日也不会觉得一丝一毫的炙热。

两个身影在烈日下穿过城门，走进那碧蓝色的城池。

进入城里则是另一番景象，看似平静的城，进去后才发现是多么的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嘈杂声灌入耳中。

“主人！”一个娇小的身影风风火火地冲过人群，挤到一个纤细身影的身边，披着小斗篷的小人儿一双赤色的眸子格外引人注目，奔跑时被风吹落的帽子下，一头火红的头发十分醒目。

“主人，我已经打听到选拔赛的报名地点了。”毫不遮掩的嗓音迅速向四周传开，再加上那一头红发，更引得众人向这边看过来。

可是，当他们看清那人的容貌之后，却一个个满眼失望。

那是一张极为平凡的脸，毫无一丝亮点，不论是单薄的身体还是那矮小的身材，以及那平凡的五官，都让人引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趣。那个被小孩儿称为“主人”的人，分明就是一个瘦弱不堪的少年，而那小孩儿刚才居然说到了选拔赛，难不成，这不堪重负的瘦弱之人，也要去参加？

一时间，众人发出一阵窃笑声。

那赤发小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皱着眉头向后看去，未等他回过头去，一双纤细的手就将他的帽子拉了起来，重新把他那一头惹眼的红发遮掩起来。

“既然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那纤弱的少年微微一笑，平凡的五官竟然因那一笑而变得格外亮眼。

清水楼阁的中央广场上，此时已经聚满了来自云之界四面八方的能人异士，放眼望去，一个个身材挺拔，眉宇间不难看出一抹自信。

倒是有两个毫不起眼的身影夹杂在那些高大的人群中，娇小的身影很快就被人海淹没了。

“这都第二天了，那清水楼阁的阁主怎么还未露面？”久等不见人的男子不爽地嘟囔。

一旁的同伴无奈道：“你这才等了两天，知足吧。要知道，我刚才遇到一个家伙，据说五天前就来了，报名后，每天按照规定在这里等候，却连清水楼阁阁主的影子都没看到一眼。”

“我靠，这算什么事？难道他没有规定时间吗？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开始比赛？”那男子显然对此无法理解。

同伴耸耸肩，道：“其实说快也快，那清水楼阁的人说了，只要人数达到一千，立刻开始比赛。”

“什么？一千！”男子显然被那惊人的数字吓了一跳，可是转头看看四周，偌大的一个广场几乎被挤得水泄不通，只怕这里没有九百也有七八百人吧。

见此情景，那个男子不禁擦了把冷汗。

“还以为云之界的精英们都被网罗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此地。”男子的话语中透出一股泄气之意，想必是原以为参加比赛的人不会太多，自己若能侥幸进入前三，在清水楼阁混个一席之地，那么以后也就不愁吃穿了。

可是刚到清水楼阁城中，他就注意到前来参赛的人数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得多，只是并未真切地计算过，这第一次听到如此劲爆的消息，着实把男子吓了一跳。

“这要等到一千还要多久啊？”

旁边另一人甩了一下手中的号码牌，笑呵呵道：“很快吧，我是九百九十九，在我后面报到的人，应该就是最后一个了吧。”

此话一出，瞬间就在整个广场传开了，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朝报名处看去，一个个迫切地期盼着第一千人的到来。

火彤和朱雀来到报名处，只见一个样貌清秀的侍卫正坐在桌前，面带笑容地看着走过来的几个人，这些人里除了火彤和朱雀之外，还有三名身材高大、持不同武器的男子。那三人，不论哪一个的身材，都足以顶火彤两个。

这一眼看去，就有了极为不协调的视觉效果，宛如三座大山旁落了一座小庙般搞笑。

“按照规定，四位必须完成我们的一项测试，才能获得参赛资格。”侍卫一本正经地看着四个人。

“还有测试？这么麻烦！”

“是什么测试啊？快点说，别浪费爷的时间。”

“对啊，快点说。”

那三个人一听居然报个名都这么麻烦，不禁催促侍卫快些说，只有火彤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静待侍卫接下来的话。

侍卫笑着站起身，手指向一旁的一扇巨大铁门。那铁门直通一座楼阁，从外面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样，和普通楼阁一模一样，只不过那些用铁栅栏封闭起来的窗户，却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测试很简单，只要四位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从另一扇门出来，就算合格了。”

一听居然是如此简单的测试，三个男子都跃跃欲试，催促着侍卫快点开门点香，而火彤则走到朱雀身边，将自己的斗篷扯下来交给他。

“你在这里等我。”

朱雀重重地点了点头，皱皱鼻子轻声道：“主人小心，那楼阁中有一股很诡异的力量，我还没弄清楚那是什么。”

火彤点了点头，虽然那楼阁看似简单，但若当真如此，只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正如朱雀所说的，她也在靠近楼阁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力量在涌动。

当火彤和那三人一同站在门前时，侍卫便命人开了门，同时点上一炷香。

朱雀目送着火彤走入那未知的楼阁，看着那扇铁门重新关闭，眼底满是自信。

“搞什么鬼，怎么还有那种没发育成熟的小鬼来报名，难道不要命了不成。”那扇门一关闭，周围已经通过测试的众人便议论了起来。

“小屁孩儿不知天高地厚，当这是自己家来玩的吧。身量还没长枪高，体弱得跟没长成似的，说不定这测试一结束就被人抬出来了。”

“哈哈，是呀，昨天和我一起进去的那家伙就是最后被人给架出来的，腿都软了。那种乳臭未干的小鬼只怕真的要人进去抬出来才行了。哈哈哈。”

“真是的，小鬼就滚回娘胎里发抖好了，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

一时间，所有人都对刚刚走进那个纤弱少年感到可笑至极，放眼看去，整个广场上，也绝对找不出第二个那样矮小单薄的少年，哪一个参赛者不是人高马大力大无穷，像那种瘦弱得跟小鸡子似的人，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朱雀眯着一双赤色的眼睛，紧紧地抱着火彤的衣服，心中冷笑不已。

你们就尽管笑吧，总有一天你们会笑不出来的。尔等井底之蛙，怎识那金镶玉……

清水楼阁的中央广场上，九百九十九名已经获得比赛资格的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基础测试的出口处，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由自主地讨论谁将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

这不，已经等得无聊的众人，竟然设起了临时赌局，照着之前对那四个人的印象下起赌注来。

“我赌那个蓝衣壮汉，他双手持钢刀看起来还有些气势。”那人说着把银两放在蓝色的碗边。

“不！我觉得那个拿流星锤的下盘很稳，我赌他。”青色碗边也多了一份银两。

“去去，你们那是什么眼光，没看到那穿黑衣服的家伙？这第一千个参赛者一定是他。”这人大吼一声，一股脑儿将自己钱袋里的银子全倒在了黑碗的边上。

眼看着那三个颜色的碗旁银两越来越多，而一旁那个白色的碗中居然连一块银子都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聚过来，议论声此起彼伏。

站在出口处的朱雀抱着火彤的衣服，根本都不看那群有眼无珠的白痴。

正在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个人优哉游哉地走到赌局边，伸着脑袋看情况。

“咦？怎么没人押白色？”那人好奇地开口问道。

他此话一出，顿时引来众人的哄笑声，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豪爽地拍了下该男子的肩膀，用一副“你是白痴啊”的表情道：“小兄弟，你以为谁会蠢到把赌注押在一个完全没有获胜希望的人身上？”

那人微微一愣，转头看看站在出口处的小孩，又歪着脑袋看着那大汉。

“结果还没出来呢，你们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输？”男子的话格外直白，只是单纯询问。可就是如此，也引来众人一阵呆愣，都用莫名其妙的眼神打量着眼前这个长相阳光、身材高大的男子，只不过那男子古铜色的脸颊上有一道自左额角划到鼻梁右边的疤痕破坏了他原本俊美的容颜。

“这还用看结果？那小子瘦得跟一根竹竿似的，大腿都没老子的胳膊粗，他要是能第一个从里面走出来，我就把这四个碗都给吃了！”开赌局的男子觉得眼前男子的话可笑得很，随便哪个长眼睛的人也看得出来，那小子毫无一点资质可言，他虽然给那小子开了个赌注，可是他根本就没指望会有人押那小子。

“这碗是瓷的吧。”

那男子颇为认真地摸了摸下巴，别具深意的话却让那赌局的庄家愣了一下，不爽地道：“你这家伙，到底下不下注？不下注赶紧滚蛋。”

男子微微一愣，从自己怀中拿出一根金条，在四周惊叹的抽气声中把金条放在了空置的白碗里。

然而，当所有人看到他居然用一根金条押在那个毫无希望的小家伙身上时，无不哀号起来——

“你这小子有钱没地方扔是不是？”

“你不要的话给我啊！我缺钱。”

“你疯了吧！”

一句句话充斥在男子耳中，他却无辜地看着众人激动的反应，而最乐的就是属那庄家了。

没想到随便搭一个赌局，居然能哄到眼前的傻瓜掏金子，此时，他已经可以确定，这根金条很快就要进入他的口袋了。

正在庄家眉开眼笑的时候，那男子忽然想到了什么，把刚刚放下的金条又收了回去。

庄家的脸色猛地一变，以为到嘴的鸭子又要飞了。

“你刚才说如果那个少年能第一个走出来，就把四个碗都吞了是不是？”男子颇为认真地问道。

那庄家皱着眉，满眼都是男子手中的金条，下意识地连连点头。

“对！对！他要是第一个出来，我就把这四个碗都吃了。”反正那小鬼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第一千个比赛者，他随便怎么说都成。

“好。”那男子得到庄家的回答，立刻爽快地将金子放下，转身走到出口处，站定。

朱雀正在等火彤走出来，忽然感觉到有人靠近，转头一看，却看到一个清秀的男子正站在他的身边。

对火彤以外的人类基本没有什么好感的朱雀根本就没搭理他，扭头继续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众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看着出口。

漆黑的铁门没有一丝动静，原本吵闹的广场也不自觉地安静了下来。

吱——

铁门开启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只有那双赤色的眸子微微眯起，泛起自信的笑容。

“看来，我是第一个了。”纤细的身影赫然出现在门后，当众人看清走出来的人之后，广场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抽气声。

“不……不可能吧！怎么会是这小子先出来的！”

“见鬼了，他才进去多久？这也未免太迅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炸开了锅。火彤却充耳不闻，此时朱雀已经拿着她的披风走过来。

火彤接过斗篷，披在身上，抬起头，看见那个站在朱雀身后的男子，平静的眼底竟然泛起了一丝异样。那熟悉的面孔与她脑海之中的一张脸庞重叠，只是那道刀疤和那古铜色的肤色告诉她，眼前的人并非自己记忆中的那一个。

“抱歉。”火彤对那男子道，“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

那男子微微一愣，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轻笑一声，“没事。”随即，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朝火彤笑了笑，便转身朝人群走去。

“按照约定，庄家，你是不是该吃了这四只碗？”就在众人呆愣之际，那个男子大步来到赌局旁，笑呵呵地蹲下身子，将地上的四只碗拿到了庄家的面前，还若无其事地用手弹了弹碗沿。

“瓷片很厚。”

庄家的脸色刷地变得铁青，瞪着一双眼睛，看着眼前面带笑容的男子，心中早已乱作一团。

看着庄家那冷汗直冒的狼狈模样，男子似乎很是满足，当即将地上的银子全部捧在了怀中，当然还包括他自己的那根金条。

“你慢慢吃。”那男子看了面如死灰的庄家一眼，便在无数押错赌注的人的怒视下走到正在接受侍卫更换号码牌的火彤身边。

“嘿，这是你的！”

刚刚戴上号码牌的火彤，只听声音从自己身后传来，紧接着，一袋银子便从天而降落入了她的怀中。

“这是什么？”火彤疑惑地看着怀里的飞来之财，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男子抛了抛自己手中的一包银子，笑得无比爽朗，“这些都是你帮我赚的，自然要分给你一些。”

她帮他赚的？火彤根本不知道眼前的男子在说什么，直到朱雀用心灵感应告诉火彤外面临时赌局的事情，她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知道真相之后，火彤忍不住多看了眼前的男子两眼，她很清楚自己如今的打扮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些人对自己的不看好也在她意料之中，只不过，她可没想到在这群人中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有眼力的。

“对了，你叫什么？”那男子似是已将火彤看成自己人，笑呵呵地问道。

火彤微微一笑道：“水若寒。”

“哦！我叫展珏，四百五十七号。”说着那男子扯了扯自己的号码牌，“对了，你之前说有个人跟我很像，真的很像吗？”

火彤的眸子微微眯起，看着那笑容满面的俊颜，缓缓道：“很像。”

“哈哈，还真有这样的人啊？他叫什么名字？”展珏好奇地问道。

火彤轻声道：“海若。”

当第一千名选拔者到齐之后，这一次的选拔赛就正式拉开了帷幕，正式比赛将在第二天开始。

得到准确的消息后，已经等候了几天的众人纷纷离去，原本人潮涌动的广场，很快便冷清了，直到所有人都已离开之后，火彤才和朱雀离去，只不过两个人的身后却多了一个身影。

“主人，要不要我把他弄走？”

“不用，随他好了。”火彤未曾从展珏的身上感觉到敌意，也就没有去管他，任由那个展珏跟在自己身后。

一路上，展珏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火彤说话，火彤一直不冷不热的，不过那展珏似乎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倒像和火彤越来越熟络似的，尤其在听到火彤和朱雀还未找到住的地方时，他很热情地带着两个人去了自己住的酒楼。

“你们来得真巧，正好现在还有一间房。”老板听了展珏的话后，就招手准备让人带火彤和朱雀上去看房间。就在这时，一行人走了进来，一股强势的力量从火彤的身后涌动过来，她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感觉到那股力量逐渐靠近。

“老板，你这里还有没有房间？”一脸痞气的男人走到火彤身边，大着嗓门问道。

“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最后一间客房，已经被这两位小哥订下了。”老板脸上堆着笑。

“什么？”那男人一瞪眼，扫了眼一旁身材瘦弱的少年和那矮小的孩童，当即冷笑一声道，“这个简单，把他们的房间让出来。”

“这……这怎么可以？”那老板眼巴巴地看着已经交了钱的火彤，可是转眼却又看到那男人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只能吞了吞口水道，“我说这位客官，你们这么多人，一间客房也住不下，我看你们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放你妈的狗屁！你哪只耳朵听老子说要住这么多人了？我告诉你，这房间是给我大哥的，你识相些乖乖地把这两个小鬼赶走，不然你今天就别想做生意了。”说着，那男人使了个眼色，身后的同伴一拥而上，将整个前厅堵得水泄不通。

一看这阵势，老板慌了，只能着急地看向火彤，十分为难。

火彤还未说话，朱雀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憋屈，张口准备开骂，可他竟被一只手掌捂住了嘴巴。

抬头一看，却发现是那个死皮赖脸地跟着他们的展珏。

“这位兄弟有话好好说，凡事总要讲一个先来后到不是。”展珏笑呵呵地说。

“谁是你兄弟，你跟他们两个是一起的？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自己滚出去把房间让出来；二，我把你们扔出去。你自己选吧。”那男子显然懒得跟他废话，一副没商量的语气，大有不同意就把他们打到同意为止的架势。

“这样不太好吧。”展珏皱眉道。

“废什么话！你到底滚是不滚？！”男子不耐烦地朝展珏的脸上挥去一拳，却见一只白嫩的手掌闪电般地伸到了展珏面前，稳稳地将那一拳接了下来。

“展兄弟，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火彤慵懒的嗓音从展珏身后传来，她将展珏拉到一旁，眯着眼睛看着那挥拳过来的男子。

“你想做什么？”那男子万万没想到那看似弱不禁风的瘦弱少年居然能接下他的一拳。

“放、放手……”男子死命地往回拽自己的手臂，奈何拳头像被铁锁卡住了一般。

“放手？”火彤微微一笑，唇角带着一丝嘲讽，五指猛地一握，只听到咔咔几声清脆的声音传来，那男子的手骨已被捏碎。

“啊！”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火彤在对方的哀号声中松开手，漆黑的眸子冷冷地看着那捂着手后退的男子。

朱雀看着火彤的举动，简直想要吹声口哨。事实上，到了云之界之后，火彤一直都很收敛，即便遇到挑衅的人也会当做没看见，这还是朱雀第一次看到火彤如此干脆地对付前来挑衅的白痴，出手之干净利落，真令人痛快。

“我既不选一，也不选二，我选三——”火彤眯起眼睛，看着那群傻了眼的人，道，“房间我住，把你们扔出去。”

那群人难以置信地瞪着眼前这个看似无比瘦弱的少年，不敢相信这少年的身上居然会散发出那般迫人的气势，原以为只不过是应付一个小鬼的他们，顿时增加了一丝戒备，然而，当他们看到那枚挂在少年腰间写有“一千”的牌子之后，脸色瞬间就变了。

“这小子就是这次选拔赛最后一个人选的人。”有一个人不禁轻呼出声。要

知道，在最后一组测试的时候，只有这个少年安然无恙地从那测试楼阁里走了出来，而其他三名和他一同进入测试的家伙，全部在之后被清水楼阁的侍卫给抬了出来，甚至有一个人被抬出来时竟然尿了裤子。

火彤歪着脑袋看着眼前这群原本雄赳赳气昂昂的人，似乎正等他们还手。她已经注意到，这群人里没有一个人身上挂有号码牌，显然都是在测试中被刷下来的淘汰者。

“你们在做什么？”忽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从众人身后传来，那群人如遭雷击，立刻让出一条路来。

一个身着白衫的长发男子走了进来，他面容妖异，脸色比纸还要苍白，两把长刀佩在腰间。火彤竟然听不到这男子走路脚步声。

“老……老大！”这群人恭敬地称呼妖异男子。

妖异男子却没有看那群人一眼，径自走到老板面前，高大的身躯给人无形的压迫感。

老板紧张地看着眼前俊美而妖异的男子，颤抖道：“这位客官，不好意思，我们的房间已经满了。”

就在老板最后一个字落地时，一道冷光闪过，与此同时，一个人影一把将老板推开，眨眼间，老板身前的桌子竟被无声地劈成了两半。

被人及时推开的老板惊得一身冷汗，瞪着那个手握长刀的妖异男子，不敢相信他居然只因为刚才那句话就举刀砍向自己。

“嗯？你的速度很快。”妖异男子缓缓看向那个将老板推开的身影。

“只比你快一点而已。”火彤眯眼看着那挥刀快若闪电的妖异男子。若不是她事先捕捉到他拔刀的动作，根本无法救下老板。

“呵呵，有趣，谁比谁快，还要试试才知道。”妖异男子忽然有了兴趣，握着长刀，走向火彤。

随着那男子的动作，围在一旁的男人们立刻让出了一片空地。

火彤却丝毫不紧张，慢条斯理地抽出腰间的软剑。

战火一触即发。

“喂，等一等！”展珏忽然闯入了两人之间。

“你也是入选者吧？在选拔期间不能私斗，不然就会失去比赛资格。这你应该知道吧。”展珏指着妖异男子手臂处那枚写着“十”的号码牌，说道。

妖异男子微微一愣，当即看到火彤腰间的号码牌，眼睛微微眯了眯，缓缓地将手中的长刀收入鞘中，“呵，我倒把这规则给忘了。”

火彤见妖异男子收了刀，便将软剑放回腰间。但妖异男子却一瞬不瞬地盯着她，让她微微有些惊讶，不由得平静地回望过去。

“一千号，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到底谁更快。”说完，妖异男子转身离去，那群人也跟着他离开了。

酒楼中紧张的气氛很快消散了，老板忙感谢火彤的救命之恩，更是爽快地免去房费，请她住了下来。

真到进入房间之后，朱雀才兴奋不已地看着火彤道：“主人，你刚才居然出手了！”激动，他无比激动，他还以为主人是那种万事都能忍耐的人，但是这次她似乎不一样了。

火彤却轻轻勾起嘴角，伸出手指点了点朱雀的小脑袋。

“你以为我来做什么的？”她的目标既然是获得前三，争取见到水千寻本人，便用不着再怎么收敛，反而越是刻意张扬、越是弄得尽人皆知，才越能够增加水千寻注意到她的几率。

“呃，主人，你的意思是？”朱雀揉揉自己的额头，一双大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火彤。

火彤眼角一挑，一巴掌覆在朱雀的脑袋上，邪恶的笑意爬上她的眼底。

“晓，在选拔赛期间，我准许你去做一切想做的事情。”

“啊？什么意思？”朱雀一时没反应过来。

火彤勾着朱雀的脖子，轻声道：“比如——”

“惹是生非。”

朱雀的眼睛瞪大一倍。

“比如——”

“暴揍所有前来挑衅的人。”

朱雀感觉自己的心脏在剧烈跳动。

“比如——”

“掀翻整个清水楼阁。”

朱雀屏住呼吸。

“但凡能够让水千寻注意到我们的事情，全都可以去尝试。”

朱雀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沸腾了。

“你放心，你不是参赛者，所以揍他们不算破坏规则。”火彤一副悉心教导的样子，只是眼底跳动的火焰却泄露了她的心思。

打架嘛，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她亲自出手。

……

清水楼阁，中央城楼。

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站在高楼之上，透过窗户看向会聚在广场的一千人，一双冷清的黑眸低垂，不带一丝情绪。

“我要的是能人，不是废物。”

冷冷的声音，让站在他身后的高大男子微微一愣，忙恭敬地禀道：“阁主，虽然这次鱼龙混杂，但是在初次测试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十分醒目。”

“哦？谁？”身材修长挺拔的男子转过身，俊美的脸上带着一丝高傲，看向身后的副阁主。

“十号，风青阳。”

“十号……”水千寻在脑海中搜寻着有关那个人的记忆，忽然想了起来，“你是说，那个对幻术免疫的男人？”

清水楼阁所谓的初级测试，不过是以幻术诱导，将每个人心中最深刻的往事重现出来，如果那些人能够冲破幻境，不被过去所束缚，他们才有资格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测试；而那些被幻术所营造出来的幻境打败，沉迷于记忆中的人，则根本没有资格留在清水楼阁了。

在整个测试中，最让清水楼阁众人所关注的一次事件，便是那第十个从测试楼阁中走出来，所用时间不过一眨眼工夫的妖异男子——风青阳。

他几乎是从前门进入后，不一会儿就从后门走了出来，而根据他们的猜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那里走出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幻术对他失效了。

“那家伙是值得注意，不过尚未见他的身手，所以，并不能确定他的实际力量如何。”水千寻理智地分析着。

正在这时，侍卫将最后整理出来的参赛者的资料呈给了水千寻。而水千寻在看到最后的资料时，却忽然冷哼一声，将那叠资料扔在桌子上，背着手冷喝道：“笑话！居然连一个十六岁的小鬼都能来参加我清水楼阁的比赛了！”

肖斥听到水千寻如此说，疑惑地将那叠资料拿起来看了看，前面数页并没什么问题，但当他看到最后一页写着“水若寒：十六岁”的时候，却微微一愣。

虽说那幻术的测试并非多么困难，但若是参赛者心志不够坚定，便会很容易迷失在其中，而这十几岁的少年郎，心志居然如此坚定。

“这次的选拔，我没有兴趣了。肖斥，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你了，等最后剩下十个人的时候再来寻我。”水千寻冷笑一声，大步走出房间。

身为清水楼阁副阁主的肖斥，垂首恭送水千寻离开，随后微微一叹，拿着那份名单，走出房间，走向选拔的中央广场。

在中央广场上，早已聚满了形形色色的参赛者，经过几天的等候，他们已然迫不及待、跃跃欲试了。

因为是正式的选拔赛，所以火彤并没有将朱雀带在身边，一大早就被展珏拉了出来，在烈日下，拥挤的人潮让她有些不舒服，习惯了冷清的她，只是和展珏站在人少的角落里观察周围的情况。

虽说展珏和海若长得极为相似，但性格却截然不同，海若的性格就如他的名字一般，像海洋一样沉静而文雅，但是展珏却不同，他如海浪般澎湃而激情，就像现在，他正指着前面一排排的人，卖力地在火彤的耳边介绍着他们的来历。

正当这时，洪亮的钟声响起，原本嘈杂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

高大的人影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上中央高大的平台，居高临下地看着广场中的一千人。

“喏，这个人就是清水楼阁的副阁主，肖斥。据说为人沉稳严谨，要我说，就是闷骚。”展珏冲火彤眨眨眼睛。

火彤看了看高台上的那个人，既然副阁主在此时出现主持大局，想必今天，阁主水千寻是不会现身了。

肖斥的出现，让整个广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各位，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现在就来宣布第一场选拔赛的项目。”

众目睽睽之下，肖斥身后的侍卫们在高塔上竖起了两根有十层楼高的巨大杆子，巨杆的顶端挂着一幅卷轴。

肖斥双手一扯，捆在卷轴上的带子松开了，两幅卷轴展开，两行字出现在众人眼前。

“出城剿匪，十人一队。”展珏看完第一幅卷轴，看向第二幅，“限期半日，寇首为证。”

“敢情清水楼阁这是让我们帮着剿匪啊！”在看完那两幅卷轴后，众人议论纷纷。

在云之界，虽然有六大联盟的存在，但这里也从来不缺少强盗悍匪，只不过他们都在六大联盟的范围之外，那些地方高山峻岭，地势险恶。

“寇首为证？我随便砍一个土匪的脑袋下来不就可以了。”有人狡猾地想到。

火彤却轻笑一声。

“寇首为证，也就是说被砍下脑袋的贼寇，必须得有一定的身份，且在六大联盟之中要有通缉的画像为证才算数。”这题目看似简单，却很是棘手。

首先，给出的时间只有半日，但是贼寇所居之地距六大联盟的势力范围都极远，想要在半日内来回已属困难。

再者，能在六大联盟备案的贼寇，必然都不是一般的角色，尤其是有本事活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先不说他们本身具有怎样的实力，光是十人一队的分组，就已经预示着这一次会有一大部分人被淘汰。

毕竟，有名的贼寇数量本来就稀少，难保不会出现几队甚至十几队人马撞到一个贼窝的情况，如此一来，只有最强势的队伍才能完成任务，而其他人，想要赶去别处，时间上已然来不及，必定会丧失资格。

如此看来，这次不光是考核个人的战斗能力，还要考核团队的合作和定位的准确性。

火彤不禁对此题目的人产生了一丝兴趣，居然如此简单就考核到这么多方面，当真是下手够狠。

“小寒，我们俩肯定是一队吧。”展珏当即就决定跟着这小子了。

火彤挑眉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虽然不曾见展珏出手，但是她注意到，展珏走路并无声音，由此看来他也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任务发布后，肖斥便不再多话，议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就有人采取行动，各自组成相应的队伍，快速离开清水楼阁，朝城外赶去。

几乎每一个队伍，都急切地想要第一个赶到目的地，省得和别的队伍撞上，难免一场恶斗。

只不过，在这众人都匆匆忙忙的时刻，火彤和展珏却不紧不慢地站在原地

看着众人奔波劳碌。

展珏自己倒是无所谓，但火彤的散漫让他十分奇怪，眼看众人都已离开，她却不见一点行动的架势，就连刚才有八个人过来找他俩一起组队，都被她无视了。

不过，想起那群人施舍的表情，展珏就觉得恶心，虽说他们是来找两人加入的，但那表情一看就是“我们不过是少两个人，让你们加入只是凑人数，不要太感激我们啊”。

肖斥发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却有两个人站在原地不动，这让他有些奇怪，便走了过去，看着那个坐在台阶上双手抱胸低头休息的瘦弱少年。

“你们怎么不去？”肖斥皱眉，看到两人散漫的架势很是不喜，其他人都纷纷行动寻找目标了，他们却坐在这里一动不动，简直像弃权一般。

“哈，副阁主。”展珏抬头看向肖斥。

肖斥却看着另一个连脑袋都没抬起来的少年。

“你们两个难道打算弃权？”肖斥的声音有些冷。

“没有啊。”展珏摇摇头，可当看向一旁垂着头闭着眼的火彤时，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

话说水兄弟，你好歹也抬下头啊，对方怎么说都是清水楼阁的副阁主，你这么一副不知死活的样子，难道不怕对方一怒之下掐断你的细脖子？

奈何展珏心中的呐喊并没有传入火彤的耳中，火彤似乎对外界的情况毫无反应，继续低着头休息。

肖斥有些不悦，眼前的两个人，一个样貌俊朗气势也不错，可是另外那个不吭声的，坐在那里小小的一副身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沉默的反应更是让人猜不透此人的心思。

“不想弃权，就赶快行动去吧。否则半日后，没有寇首交上来，你们就会立刻被淘汰。”肖斥有些不耐烦地说完便转身离开。

展珏看着肖斥离开的背影，推了推火彤，纳闷道：“你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真不打算行动了？”虽然他对和别人合作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也不想这么快就被淘汰呀。

火彤抬起头，慵懒地看了一眼展珏，单手支着下巴打了个哈欠才懒洋洋地开口道：“你知道不知道有个成语叫守株待兔？”